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目錄

皇甫湜二

篤終論

皇甫湜 二

送邱儒序

吾居河陰邱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子謹自露願以是非賜决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文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厲行如秦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游踰年鬬其藝於洛下吾遠來遊洛下諭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如名都之肆未有置而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盜而困矣子將安賈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

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令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爲一不知爲一相移白變而爲黑倒上而爲下吾未如之何也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

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讙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敘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孫生序

浮屠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饑敎益頹天下將蕪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學獨曉然於厚夜聰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骫骳痛入肝血乃忘

力之不足以死爲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遂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髡褐雖翳地其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值生盡出其說以爲贄而見余余既悲而異之乃約其言

送王膠序

始湜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爲膠又悅其膠名之不凡然未之諭不忍而問諸膠乃稱曰膠之爲言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回其始之交以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猶懼醉睡病

昏之時忽然而忘之故以膠自名欲吾造次顛沛起居意問記吾心守與交也膠以進士舉進士尤輕其流懼混然與之化懼書紳銘坐之怠疎故以膠自名其始望見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爲之交又悅其言誠其意耳又悅其與吾業同遂大悅之徵其文章乃出累百篇其歌詩高處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吾與膠見其才之全其爲人之誠也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敘以先之

唐故著作左郎顧況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邱天竺諸佛寺鈞號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結泠汰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常從韓晉公於江南爲判官騤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爲衆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九十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

絹䌁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眞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子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凉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凉公適移莅宣武軍余發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送陸鴻漸赴越序

君子自數百里訪予羈病牽力迎門握手心喜宜涉旬日始至焉究孔釋之名理窮歌詩之麗則野墅孤島通舟必

行漁梁釣磯隨意而往餘興未盡告云遐征夫越地稱山水之鄉轅門當節鉞之重進可以自薦求試退可以閒居保和吾子所行蓋不在此尚書郎鮑侯知子愛子者將推食解衣以拯其極講德游藝以凌其深豈徒嘗鏡水之魚宿耶溪之月而已吾是以無閒勸其晨裝

朝陽樓記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爲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貢朝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闢土穖水煩人創吏侵田畝荒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唯李君奉詔而來一年麤

治二年稱治三年大成顧郡之城制狹而專門墻枳扃庭
除湫底秋之𣶣雨沉氣乃上暑之燀爍清風不下人慢吏
褻無嚴諸侯於是掠旁入之利乘可爲之時揣景相勢凝
土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嶷然登翾豐崇高明朗融眈眈晝
飾沈沈生白攺積陰於多陽散湿沴爲祥風公庭若虛炎
天若秋茲焉觀遊其政優優容親嚴客嘉肴旨酒茲焉宴
喜其樂豈豈朱衡旅楹君子攸寧飛磴雲基君子攸躋乃
及月春乃擇清辰宴豆既陳賓寮有容肅肅纍纍訖聲以
止天地若開山川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凌蕩遠目於天

涯叢一境於階端四座洸然若夜行之煜於光煩痾之脫於身畢夕皆下熙然滿足以其直城之東目爲朝陽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千石若東萊頴川是鳥咸集兹樓可以樹修竹列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以亭高不心望以早遠夙夜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日月以數嗣而居者致遠請標嚋克於將來

枝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庇爲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羣細人增搆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

亭以適曠懐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低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作緣崖澀芰圓葮誕漫朱華接翠裁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淏鳴郁郁潛魚歷歷産鏡嬉碧淨鳥白赤洸翅窺㬰纈霞縠烟旦夕新鮮冷唳喧啼怨抑情綿令君騁望逍遥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民日致忻游成羣使纓歎戀停車止征實爲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覿而已乎人知韋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埸吾知其辦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爲作記刻於兹石以圖永久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韗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荊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牽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

生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儇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顓其政而展其材居末再稔最於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粻緡具車舫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羡物益備器用闔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諭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戸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奬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

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蓦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癘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庭内閒閒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宏農楊君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鑱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吉州刺史廳壁記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嚚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

授者縱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酲登進其民皆薾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感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厥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詍詍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鉛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紲而苦終優

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汚茨盡開芻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芻閲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謡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惩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紀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署都其任者廳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喻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更年大惠一州記徵始闢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内顧以玆爲不厭扈材鳩庸即日即工馮寛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翩然樂遷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胥之事於是乎總齊郡官之退食於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既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爲記宜異也謂湜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荊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荆山之南府壓上游置尹視京河置使視揚益同巴蜀吳越之治臻自上古爲天下敵在今爲咽䏏之地置荆南之治否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堅扶之必以枝轂之環運之必以輪其宜介之庸賢乃使之幽光也御史大夫河東裴公尹正大都節度羣州置幙柬盡敬之誠以序賓客得宏農楊用乂首分於其軍膏宣燭明風助震聲蹲蹲貔貅萬肺如串乃新治所爰奠賓客前是相承即據而安以者容莽以稗憑頽旣謬旣瀆瑟縮未帖兹止厥位俾齊厥務於是用乂立廳於此不偪不豐退食從公式治於中爰得我

容思者定於永久莫若書壁之自故用又索我以文

夷惠清和論

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羞汚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和若夫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攣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若龍動之謂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

羞恥武王之粟餓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在於清和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未暇亦將有妨若柳下惠辱已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唯吾道是存薰猶雖同河濟不雜此其所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爲功均然

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難爲者也和之迹疑於徃而敝於今使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所易爲者也顔回曰舜何人也孟子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卒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凖的中庸爲慕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凖則若遁迹而辨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編年紀傳論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

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𡽕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

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
才力焉又編年紀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
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别爲著錄以備書之言
語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
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
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
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
垂不朽自漢及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
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

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强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東晉元魏正閏論

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紀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居鎬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

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

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孟子荀子言性論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副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

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之惡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而推末一則自

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孟之言合經爲多益故爲賢乎

篤終論

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

爲賢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
爲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吾氣絶
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擇不毛之地穿坑
下尺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籧篨
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寃悲没世長爲恨鬼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七目録

皇甫湜 三

皇甫湜 三

狠石銘

狠石蒼蒼驪山之傍鑱朴礲瘢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兹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逵滛刑甃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狠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窾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總奇力瘁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草菅

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譴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崤潼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於刧燧燔於童蓬顆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饗久長至於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剜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很石烱戒千春

壽顏子辨

土與水火風雜爲千品萬殊大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於土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養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雞之與應龍雖殊大小必

質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後爲一物抑四者能爲質不能爲知者也動焉四不動焉四四者能質不能知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爲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合乎是爲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走舉爲其屬不合於是爲無知若草若木若金若石舉爲其屬最靈者人人之中爲心心之知爲神人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乎知其於死也氣旋於虛而反於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固化而無矣若心之知則未知其處焉而人見其質之化也謂知亦從而亡豈不愚甚矣哉彼繇心所以知者虛而靈其不可爲無也較然

矣其質也游冥而化遷者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撓而濁者不存存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愚受於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窒其誘是以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乎太虛之中動而合則爲文王仲尼順而安則必始終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兮太虛之中轉而合於有則爲禽爲獸其於人也爲愚爲凡於草木者無所不爲矣雖欲少安得乎推是而言則彭祖爲夭而顏子爲壽盜跖爲殺而比

于爲終

明分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爲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爲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爲嫉惡譽人之善爲樂賢言己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爲昌言順則爲周公變則爲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爲毀訾其譽人爲

比周言已之光美爲矜夸變則爲賊順則爲僞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横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公是

湜次揚州其地面大江而負山往時城郭聳於形勢以是一州南其東向府縣室閭涂井凡居處舉卽其向狃於常不知向非也州有浮屠某初爲表景以端之地以縣之於一祠猶約南北甚正而居之中人爲偏焉予常途往東者

凝視自淮而南咸以不正白之於衆不知甚正也祠之人斷事者將隳其志反其面焉余知其始爲止之曰反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謂此疑也夫不唯倒之而又毀之罔之甚矣周之道衰嘉瑞不至凡有於山澤者皆鵰梟麋鹿也彼麟獨生之故不祥必遭仲尼然後知其麟也昔周之季也王者不作凡在天下者皆曲私幽嶮也彼少正卯生之故反爲聞人必遭仲尼然後知少正卯之皋也向微仲尼則麟怪而少正卯聞人乎今無異詞矣今是州與祠其顛倒有似焉則知直者寡而枉者多奪寡宜矣以枉者定之

直者枉之亦宜矣必有遇而後公是焉噫無其遇者亦衆矣余不知也不果

諭業

道遥遊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遠則積彌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明其義符也故彊於内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不堅功不什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猿貫蝨徹札飲羽必非一歲之决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容易之搏拊淺

闢庸種無嘉苗穎約疎織無良帛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爲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爲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已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趦趄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囿道寖而後進業成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齋於家求售者聲門而衒賈致賤者深匱而俟價求聘者自容於靚粧取賄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慮綸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慮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横行之陣安得不振横

行之畧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語變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譚其理覈其微賦物而窮其致謳詠者極性情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觴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畧也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詳備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明神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

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掬内亦體骨不饑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絶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廩廏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

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如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帝宰或受命於神工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或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令皆游泳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一揖之舊也而驟以諭業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絕意隨計解裘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

難後獲之通理將爲勇退眞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旣信余之不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遵業而列諭焉

春心

恨不樂兮何鄉江之上兮山之陽日遲遲兮正春草茸茸兮旣長見美人兮未可以求蹇愁予兮此時出郊坰兮遥望緣千里兮滿芳菲山縈鬱以四周溪潺湲兮數支花思林兮苔媚石水光摇席兮烟染衣鳥嚶嚶兮聲急禹孤遊兮不歸顧馳逐而紛煩非余心之所希欲淹留以愉衍非余心之所期直目兮思薰傷心兮感兹折桃李兮有贈意

不遂兮天之涯愛韶姸之悅懌懼日夕之差池春心曷來之遲而去速使余汲汲以傷悲

讓風

昨以南昌迄於建昌悠悠三千厥路何長值予之喜逢時之祥高桅引帆月抱虹張縱飛挾箭疾激無妨僕夫謳愉懷戴難忘今由建康抵於我家終朝之程百里之賒翻然怒號格在灘沙洶洶湍波蛟螭磨牙胡力甚易爲竟思哀若曰昨非相恩今非相戾余本無心於君自爾而不可尋則不當廟食於天子名書於太史既依巫祝乃命姓氏拔

木周郊亂軍睢水胡有知無知之一彼一此能動天地其唯精誠日回魯戈霜擊燕庭自我淹留凡幾晦明咫尺燕越心如懸旌曾不余感孰稱爾靈爾之好正直今我與爾同好爾之道聰明我又與爾同道自宜響應丕俟昭報

廬陵香城寺碣

州城南偏寺曰香城基於乾夫姓翟名宣棄地爲園開池引泉日以昌大登聞於天再勅寺人豐護羣蟲長史承緝締構綿連殿堂峙起裴高實然洪收路分平起之年奏移古額始爲寺焉厥後悠久僧志不專風消雨淋蚊漏雀穿

丹白侵剝階甍頹遷朽樹枅㮰涸鮒愁蔦迄於元和翔歷
三傳刺史維崔嗣績於前於是遠公奉命始旃歲年荒歉
功加不延鄭牧來茲修架是先經之營之門房洞褰列庫
豐廚危危掀掀鄭君既移誰續其編昊師作主亘公來禪
大飾圖像益崇榱椽百祀來勝江山助妍宜序於銘以刻
於堅既序既刻光流億年

護國寺威師碣

師諱承威姓劉氏河南洛陽人也幼而靜定病天下無古
今無賢愚大馳於勢利沒死而無悔掀然逸發不懼過正

之讖遂以弱年奮其獨知從照師問佛法次從光師受僧律竟依同學廣師證師講習其傳天寶八載始以勅度居東都敬愛寺十三載詔置護國寺於河陰御題雖挂一簣未覆蒼然古原架構無時於是千僧百賈相聚謀曰將成大功實資衆力若非盛名豐福孰能議而建之乃相與設金翠雲纓花香之飾迎請吾師以至德丁酉歲適來爰止師以爲造作土木爲尤滋久就危山無人之境闢蒿萊不田之地比之妨閭害穀不猶愈乎鏟其榛崕才容足處周鄭士庶翕然依之多方誘掖隨機道達折夸者之鋒散執

者之迷曉愚者之黒清貪者之滯勢聲益張走集滋遐靡然而財贍雅然而院列軒房互映圖像增設目前千里足下萬井方肆而大之使後不能加大歴五年正月五日無疾而歿其三月塔成以瘞厥後思加院額僧經寺事千甍波起萬金堆聚孰不感嘆蘖栽成於合抱九流源於濫觴推功歸美我則無愧門弟子如岳等以歲時益深流輩向盡懼成蕪滅後人不知乃磨好石託我銘曰

士不拘教矯俗惡兮人驚獨出撤攣縛兮能適其靜既嶢高兮非葯非藝結架牢兮厥後因之大而肆兮門人泣咨

紀成事兮

韓愈神道碑　皇甫湜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亦邑穆侯孫萬於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脩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

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子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除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爲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

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
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
鎭各爲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
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
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
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
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
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
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

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君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宏宏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審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先生受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鎭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衞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

史大官謫爲州縣溥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貧遷洞究海
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
之未相直輙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袁州如
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之
以藝學淺深爲顧侍品豪曹游益不畨既除兵部侍郎方
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臕血
直令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
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
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銳悉其機情

皇甫湜

賊衆懼伏賊帥曰惟公指公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移公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宿惡不懾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且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狀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攺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

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應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期喪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愕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貲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

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畧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懸畏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貸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遈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敘其系葉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宣惠遂王秦絕韓祀蟣蝨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爵

韓氏何盛桂胄糸雅三祖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執
道荒物喪其明誰懇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
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邸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覗
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陛乃頽羣心孔哀厥聲赫赫
滿華徧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韓文公墓誌銘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
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
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録繼訃以

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
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
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
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
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
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
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
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淩紙怪發鯨鏗春麗驚

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臯常慌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洶洶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

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眞古所謂大臣者耶還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旱糴鬻侔陛之錯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

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長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惟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絶邪痾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彍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塋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悲汝南子桑文

汝南周子桑治書通春秋非仁義不動止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舉詔東還冬及宋而病閏月丁亥而死時天寒大雪火不星前纊不銖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犂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存乎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之

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饑謂惡之禍跖死何肥何閭閻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顚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邃鬼神之形幽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

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坦途精者常不足麄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復子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如麻鳳凰不下而鴟鴞滿家何草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鰕非精者理少而麄者理多蘭蓌何先蓏死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故而頑衣冠何蹇戎狄何蕃何麟而怪何鶴而軒彼人事皆然推於物亦然是爲自然巫咸舉歌歌已而去之曰父耶母耶天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祭柳子厚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禀弱冠遊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濫玉風凛凛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搢紳屬目歛衽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滲華鐘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羣議悠悠積稔竟淹荒瘴遂絕羇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泰原郎路江皐聲容莪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八目錄

符載一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八

符載

載字厚之蜀人隱居廬山李巽觀察江西辟掌書記試太常寺協律郎授監察御史

愁賦

愁之爲物也覯賤貧傲富貴無賢知兮不肖事違衷而必至非元黃之色殊甘辛之味其去也若緣雲之難其來也類走丸之易愁兮愁志士蹇以徘徊鬱風雲之氣挺棟梁之材思宏廓以經濟刻洪勳於鼎彝命路猶隘天衢未開

滄波悠悠以東注白日忽忽其西頽元德拊髀以泣下孔明抱膝而思來愁兮愁靜女悵其誰語聳端操而不爽抱明心以自處當泮冰之良辰期鳴雁之得侶桃李豔於淑景蕙蘭生於幽渚望蹇修兮不來念良人兮何許愁兮愁邊塞兮行役始忘家而徇國忽時淹而歲積金河流而更遥銅柱去而太劇凝雲披嶺驚沙滿磧馬向北以嘶風人上隴而吹笛功名慨其緬邈鬢髮颯以斑白伏波據鞍而骨驚定遠操戈而涕激愁兮愁禁掖兮恩光爭修曼態競飾明璫動千金之巧笑希一顧於君王嬌妒盈於思慮移

奪起於毫芒何長門之咫尺邈阻絕乎陵岡宮殿深兮月皎歌吹清兮夜長班姬無言以掩扇陳后迴裾而就牀愁兮愁春與秋兮登臨放臣寓目遊子開襟楓江千里青壁萬尋微波蕩漾灌木蕭森香雜花而覆水見高葉之亂林起宋玉之沈思傷屈平之遠心愁兮愁往事紛其斷續申生被譖周勃受辱樂毅無階以返燕黃權何計而歸蜀投令君於虛器疑卞和之美玉李廣失路於匈奴徐市泛舟於海曲過山陽而日晚望西陵而樹綠包胥感激於秦庭鄒陽畏逼於梁獄愁兮愁羇志杳而無伴鴻漸於陸層霄

未半懷戴君與利物每行吟而坐歎安得百斛之醇醪使斯愁也霞開而雲散者哉

新廣雙城門頌 并序

貞元十四年我常侍鍾陵之政成繇賦均調法令修理男女大小祇承教化土地千里豈豈浩浩莫不刻心化爲端良然後覃思閒暇將有改築自我宮府至於門臺是用乘時洗故作新先是城有贅墉橫亘東西盤護便地甚曰無壯瞻彼闉闍亦特其門崇未及雉廣不容軌公斸掘平夷垣修塗壞撤規模巖巖四扉每五夜將旦候吏雲委鼓鳴

我情在昔無虞蔑其闉闍埤堞頹傾我公作守恢拓荒蕪乃新其城百堵言言四阿孱顏矗如雲平扼衝據會冦不敢過生人休戚維兹盛烈遭時而發鴻振芳名我有貞石不追不琢孰聞風聲是用作頌寘兹不朽與日永明

賀樊公畋獲虎頌并序

虎在毛物有剛猛而爲暴者也畋而獲之覩令施而士勇者也且荆爲澤國疆亘雲夢伐麛麑弋鴻雁蓋便習也唯獲虎則異故大而張之六年冬十二月臘日甲辰節度使御史大夫樊公大畋於郢城修軍禮也先期之辰命耆將

宿帥將騎步兵五千盛陳於所舍之地越翌日朝陽始昇
郊牧靜夷建大旆之形形抗高旌之萎蕤無小無大千戟
萬羽閃舒絢煥膠轕硤錯狀濤湧而波汨咸從公而觀之
於是樹蘭防列轅門表旗鼓而卒伍縈紆遼蔓星陳鱗次
中軍發號沸渭四起拉榛棘祕梗橦高抰埤踣健足剗驍
翅脂渋鳴鏑血湔飛幟或潰潰以狂顧或奔豫而滅地竭
銳精以圖免雖絕脰而猶視士氣方雄乃縱火攻烈焰炎
炎燒雲飇風㷂陰深巷薈翳蒙籠扑呼未終山平澤通其
有冒鬱攸走煤燼蒙茸袒裼徒摶獨殺者不可勝道維明

日復圍於龍山之北岡先是里人之謚乳虎爲暴肆毒貪婪白晝族行圈阜無豕牛林麓絶樵蘇老幼愁恐極於兵寇既卜其穴乃大搜而取之爽氣淩厲士㧞餘怒思與鬬死莫有異慮敲扣拍撲芟殺篥𥗬洞篁篠之冥密劃蒙蔓之纍絡勢窮則搏鬬於莽下覯其怒氣之所狡憤迅軀之所騰跱鋸牙之所啖齕鉤爪之所拏攫傑作人立呀若箕張聲軒暴雷目爍爍炬爰有一人烏獲之倫威鬱喬傑傈狡獷决憑鬐奮怒毛豎眥裂鐏長戟以撐拒乃匐身而掩刃勢傾力絶四偃在地穿喉貫背爪有餘搏於是騰氣射

虹蜺酣譟破山林耋老慶童幼抃淋漓顛貿獻於公所公以爲天毬其毒必將姙孕剞視其腹卽獲乎四子矣於是迴鑣返旆校能計獲發府庫行飲勞賞功也大凡古者天子諸侯四時皆畋因畋以理兵先視其禮儀次察其號令後觀其坐作進退之度有不用命者乃斬之以狥於衆焉武德修備乃事蒐狩上以奉宗廟下以禮賓客其有肉不登俎材不中器則謂之不軌不物而君子譏之今大夫法先王之制順時序之氣展敬農隙大講戎事卒乘具文章明武修也威儀肅行伍列禮盛也無逸飛無漏走令張也

槩是三者備足焜燿況乎啓沉毅誅暴横耽耽五虎[illegible]在指顧是得不謂動合模範成堂堂之觀乎公常握文武之柄荷申甫之寄擁旄荆國星霜四周流愷悌之仁布大中之化政之被民者如陽和熙熙蒸變生物各遂暢達不知其然故無得而稱焉洎於軍旅之際德禮也如是勇練也如是播此智畧寓諸形容因知公之師可以振文經可以翊皇威可以截不庭可以攝四夷與上古儔侶赫赫巍巍郎豈獨躪荒山殪猛獸馳騁觸蹙左旋右抽而已哉載末儒也猥以縫掖獲陪鞭弭之後目覩盛烈失去畏懦敢愛

文字使其闇然而不彰乎迺作頌曰

元陰凝兮殺氣厲揚三軍兮順時殺鋋戟羅兮山谷隘飛走殫兮林莽壞有虎勃起兮萬夫駭闞呀夭矯兮雷霆唱紆沉慮兮振明戒于一奮兮傾五害旋勝軍兮翻大旆空臯藪兮樂幼艾勇毅之師無與對可誅不王截海外

為杜相公賀恩賜淮西粟帛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官至伏知聖旨賜淮西節度使吳少誠米若干石鹽若干石帛若干疋雨露之潤忽沾於焦旱生育之德忽被於饑寒凡在臣庶孰不慶幸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日者少誠迷誤興兵淮蔡陛下開日月之耀震雷霆之威洗其瑕穢復賜珪爵使螻蟻重安於窟穴草木再洽於恩光大義易克邪之心和平銷悖亂之氣今復恤其歉儉賜之粟帛聖澤灑危疑之地皇慈周反側之人合救時之宜塞未萌之釁微禽食椹尚懷好音萬夫戴恩豈不知感此所謂睿圖宏遠神武深沉善戰於仁施之中伐謀於茫昧之際武何戈而不止物何化而不從增七德之輝華動八紘之踊躍臣叨居將相職守藩維不獲奔走稱慶宮闕無任歡忭懇款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請朝覲表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苟闈庭之侍曠晨昏之禮絕擬議名教得爲孝子乎臣自違天顏二十餘載身不趨宮闕之地心不展烏烏之誠戴天嚮日肝肺焦灼況臣暮齒筋力漸衰以中人之材當大藩之寄智慮昏殆政術荒疎自揣封疆固多敗累豈可使萬人稟無德之令四方興尸祿之譏跼形顧影月慙歲恥方今赫赫大國髦彥如林采於衆才必超十倍伏願陛下暫迴慈眷俯察愚衷念蒼生之疲授能者之位即微臣無妨賢之愧大君有任

用之明得公論於搢紳盡私誠於犬馬再以白首獲奉紫宸備一刻於周行實百生之榮耀前後陳乞煩黷聖聰雖懇迫之未伸瞻軒墀之已近不勝慺慺之至

盧州進嘉禾表

臣某言得盧州刺史裴靖狀稱巢縣百姓唐海母喪盧墓手自耕植以備祠祭無何於粟田之中輒產嘉禾一本六穗一本五穗即時差錄事參軍朱寧丁寧考驗事狀明白

臣聞感天地者存乎誠通神明者極乎孝蘊而為精粹發而為禎祥上元與之獻酬后土為之泄露故使騰芳高隴

擢穎清秋冠九穀之英英增大田之藹藹此皆陛下聖德茂鴻化洽名教立風俗厚生人之内有淳孝靈瑞之下有嘉禾邁風烈於前王煥丹青於唐史不然何幽贊元答其若是乎臣猥以鈍劣祗守風土宣陛下之恩澤撫陛下之庶甿覩兹盛美光榮耳目不勝歡忭踴躍之至

謝賜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詔旨幷賜臣及將士冬衣等來自九天須於下土手捧目視霞開雪凝是何眇爾之賤質膺此爛然之盛服臣某中謝臣久在藩條無裨政術每懼素

飧之責以成負粟之羞陛下含貸優容天覆地載伏念微
臣之羸老且憂將校之寒沍賜之以衣服寵之以光榮俱
無汗馬之勞巳有維鵜之刺雖君父德大不求於所酬而
臣子感深自期於必死無任感恩懇激之至謹奉表以聞

謝賜藥方表

臣某言中使朱萬春至伏知聖旨念臣風疾賜臣手詔幷
賜御札藥方四道天使忽臨宸翰猶濕跪捧驚越不知所
從臣某中謝前月九日臣飲食失宜誤爲熱風所中初甚
沉頓肢體不安今暫調護稍用衰退伏以微臣之疾貽陛

下之憂降駟騎於雲霄出神方於禁掖循端究末味密思精補神農之闕遺茂桐君之漏畧乾坤恩重螻蟻感深將欲調和已知平愈此所謂半枯之樹遇陰陽而扶疎旣涸之魚值洪波而奮迅仰天忭躍踊地兢惶惟兩曜以鑒誠何百年之可報不勝感戴懇迫之至

謝手詔表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郭忠政至伏奉手詔以臣微疾尚軫聖懷日月私臨於幽蟲雨露曲霑於旱草感戴所迫若無精魂臣某中謝臣初中風疾狀候頗劇自蒙聖澤特賜神

方酌和劑之宜備甘辛之味曾不信宿已覺痊平伏以聖意纏綿此方神異思慮超古今之表重輕得損益之中故以藥攻病如水灌火且以鴻恩爲湯餌何榮衛之不調以造化爲岐和何膏肓之不去邱山至重草芥極微報恩之分殺身後已不勝激切危懇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蒙詔旨襃臣政事慰臣疾病幷示除改廬州刺史路應等五邑絲綸九霄雨露光華潤澤倂集微臣捧戴兢惶無地容措臣某中謝臣伏見自淮而南天

下重鎮臣叨受旄鉞僅二十年人無夭昏歲屬豐稔瞻彼疆域小有康寧此皆陛下睿謀鴻化之所被及豈臣薄劣自能致理臣所患風疾漸至降損飲食甘適肢體便安此皆陛下神方祕術之所攻療非臣調護所能平愈伏見除改諸州刺史等路應和而明裴靖才而通羅珣斷而達李正明強而毅陛下或以賞授或以能遷或增之以憲司或擢之以棘寺實所謂宸鑒高遠睿獎宏深雖虞舜官人之美無以過此臣才非申甫恩重嵩華惟跼地以彷徨敢窺天之遠近不勝懇切慺慺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上西川韋令公書

伏見自建功汧隴之後天子念重付託西蜀擁旄仗節垂二十年能斷西戎之股臂鑿南蠻之耳目獻驃國之絃管摧芥蔕之横猾四方仰首威聲赫然是何才畧如是之偉也巴岷之人蒙恩惠被法禁秋霜膏雨不足爲喻是何教化如此之美也於戲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功德富貴而已矣今令公英姿玉色照灼當世勲業格皇天崇高如泰山若使圖丹青刻鐘鼎爲有唐一世之盛令公獨得之矣某頃不自揆謬隱匡廬間其所務者不專文字亦嘗有意

窺佐王治國之術思樹勳不朽之事心長才短難進易退徘徊林壑屢易星霜齒髮蕭索無所成遂雖命使然也亦實慙質鈍自成都違奉馳心旌麾高卑勢殊分絕干請一昨戀慕滋甚不敢寧處因修狀疏幷獻拙文不謂滄溟量深轉涵微細猥見下荅仍賜褒寵蓬蓽之下煥然有光臨風悚息不知所措某氣性野直寡儔少合宇宙至廣迴無知音遭逢知音便是死所伏惟令公上才宏識傑出人表律呂一動變寒爲溫伏知小生爰自茲日至於沒齒無沈痼之恨矣然九霄之鴻假勁翮而飛者也萬斛之舟假長

風而逝者也鴻與舟不翮不風皆摧頹朽蠹之物也安能
自運哉輒敢比況輕塵視聽伏計令公發函之際當不哂
飛逝也斬文五章音以賞奏重于宗匠伏惟俯賜省覽幸
甚幸甚

上韋尚書書

伏惟尚書雲霄之祿位汧隴之勳業河海之宇量青萍之
操持斯事已形丹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則若詠滄
溟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爲悠悠腐儒僕不曉事
故畧而不書某聞獸饑思食士窮思遇此生物之常也其

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某則否何哉夫蘭有香雖植翳薈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混闒茸必由人而彰之某拜顔踰年出入五謁而善竟不聞於左右顧不及於布褐汩没塵土造次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射矢失中求正諸已而已矣不然卽黄金之臺崔嵬造天獨不陪郭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遂於節下將欲求遂於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於江州小子荒唐曾以短書干之包公聲聞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爲遠大當是時賢豪侁侁

滿盈江湖翕然以風槩相與亦屢爲侯伯之有土者行束
帛之禮焉某皆抗詞不應斯鷗鵬一舉之致以方寸之地
久違寧覲顧瞻歸路敢逡巡乎昨奔走萬里得伸拜慶慈
顏怡怡然喜其如人親戚隣里亦會酒相賀雖爵祿未及
而門戶有光稽古之力實亦斯在則古林之松桂草堂之
朋友懷芳結念相望於轂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湍
瀨適九江之遐阻以業就志以家依山清風白雲相與終
歲斯也者非大官上列恢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焉尚
書功德巍巍與嵩華侔善政如和羹深仁類陽春寵材拯

困多在輦下今羽毛頽弱大賢能煦而嫗之使其騫飛乎
今鱗介蟠屈大賢能澤而雨之使其騰驤乎顧之卽榮重
委之卽廢賤通塞之路期於反掌敢不虛中惕慮敬俟遭
値伏惟非常施與之幸甚幸甚

上襄陽楚大夫書

天下有特達之道可施於人者二焉大者以位舉德其有
自泥塗布褐一奮而登於青冥金紫者也次者以財拯困
其有白糲飯蓬戶一變而致於膏粱廣厦者也載羽毛頽
弱未敢辱公扶搖九萬之勢家室空耗今則困矣敢欲以

次者爲節下之累謂之何哉載聞至誠貴直至敬無飾故以懇質之詞爲述情之具伏惟少留意焉幸甚載頃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其所學者不獨文章名數而已意根於皇極大中之道用在於佐王治國之術常欲致君於堯舜馳俗於中古此乃小子夙夜孜孜不怠也攻錯未半歸寧蜀道蜀之連帥以載微有文采遮使止住小子亦隳產不應扶持東下意者欲開故山草堂拂舊帙編簡晨昏之暇終竟前志一昨牽滯事故不覺淹久囊橐之貲日竭高厲之氣日消上無以供養尊長下無以撫字孤稚彷徨熛灼

内熱如疾每延想舊居雲霞在天松桂遶屋肺腹一夕而九迴矣夫欲構大厦者陵雲之基形宏敞之勢兆未備者榱桷朽壞而已得不謂班倕惜之乎鑄寶劍者負斷犀之資照舍斗之氣所闕者淬拭發硎而已得不謂歐冶惜之乎載伏覩大夫起自堯山宰奮臂遊長安以宏偉之才進乎明君不十數年佩虎符握龍節有盛德勳庸於世眞天下特達之士也載亦敢以肺腸之事干之誠能迴公方寸之地爲小子生涯庇麻之所移公盈月之俸爲小子度世衣食之業使隱不遺親 闕 道以靜片言之下大獲素尚郎

赫赫巍巍之稱當在寰宇之內不在主客也載闇蒲牢之鐘擊之以莛筯叩者之誤也艅艎之舟投之以秉庾載者之咎也今載欲發大名壯志敢以細言詭數上干高明乎且常見前賢房大尉書贈張燕公云欲起自燕國公門下矣載亦欲感君之恩望公之顧使異日之談亦起自大夫門下矣詞理如此不合經義退自思省終用慚愧伏惟溟渤之浪涵容尺波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與劉評事伯芻書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覿開襟嚮風勞

止如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述高韻孤峙詞趣淵密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固知殷紂之黃屋不爲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爲窮也使百世君子之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嘗爲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斂袵已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寓梗槩不盡慨詠之萬一耳

寄南海王尚書書

尚書以雄才盛業作鎮南服紆精誠之慮荅天子之寄百

越又清幕士燦然甚善甚善公昔典九江載在匡廬被以淳仁扇以清風中林逋客安樂無横至於敞南軒之勝開北樓之讌纏綿罇斝操觚發詠者可勝言哉爾後榮遷亞尹丞江陵之歡好超拜容府展襄陽之慶荷違奉尊嚴不十數年伏以英姿奮登雲霄光華富貴烜赫當世某今藏遁山邱作老書生江湖重阻禮數間絕尚書或眇不寘慮即小子旦暮敢不馳心於旌戟耶一昨徑理扁舟遠離潯陽不畏道路時伸賀禮屬船隘熱劇飲食江水度廬陵百餘里防護無術痁疾動作藥物荒乏鄰於委踣以今月十

八日達南康使醫工診視了未蠲愈自揣氣力不任支持
遂祈戎使君致健步持短書幷備舊文緘結敬獻閤下運
動不偶嬰此疾瘵志竟莫伸端緒未展然不獲覩節旄之
重挹政化之光仰首嚮風愁惋盈膺伏計宣達聰明悉善
下賢幸甚幸甚三月中馮翊嚴暮至山居道楊秀才衡攜
挈口累歸心大府此人氣性岐嶷有縱橫之才未遭知已
久見堙壓加以蹭蹬聲音不振如駕雛鎩翮瞻雲興歎況
曩昔承歡厚薄齊同一旦流離棲身失圖北遊不可立家
無路伏惟尚書大厦宏敞能不以蓋覆爲意乎伏枕陳露

兢惶展轉不宣某再拜

答澤潞王尚書書

某有舊故爲南康郡太守今年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月歸山下遂於江州盧使君處伏奉書問并覩押衙盧從史所留示委曲重詞異禮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伏惟尚書忠厚淳粹發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然以社稷爲生死以勳庸爲倚任義感生於慷慨聞望歸於德禮厲思宏邁遠蹤前人由是天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土授之使長於諸侯蓋有以也夫翊王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

之利者莫如才延納優劣不啻十百如其者一蓬蓽士也癡緩樸訥無可採擇性嗜閑退不求聲利頃在山林中飲食斷藥保養性命時運不適即覽閱六籍或持竿釣魚以此竟歲人世機事視之懵然不悟高明橫加鄙夫手疏襟素不師文字是所謂嘗蘇草而掇蘭蕙欺礫石而揀瓌璧欲自愧始爲天下士君子之先伏知異日截犬戎壹宇宙拯民戴主在此志也念茲菲薄無用裨補況且多病形憊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銓閣又南歸日晛酬荅稽疎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言重一顧

期於殞越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是耶伏惟開懷察納不記疵恡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寄徐泗張大夫書

明公材畧横世氣爲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鄒魯之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聞休烈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眞天子文武大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間敢以疎鈍切懷風槩如是星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遼敻蕭條世多械束末由造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端緒殆似行佞懷緘浩思殊鬱

鬱不快也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東狀
貌不凡三扣柴荆截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議及
劍術云嘗以青萍貺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劍銘相示載
鑒裁不明敢懸貨人因覽文以異劍觀劍以奇文繇是憑
之爲聰明依之爲肺腸恣陳蕪穢妄有紀述摭拾冠軍之
行跡鄭重執事之美茂得爲通誠導意之因緣也大凡人
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於身者竊兩曜之光明也出而功
烈不被於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況乎屬一詞也一事上
不陳教化次不敘志意皆游言也豈曰文爲一昨諷公之

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之分末則存策
勳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帥諸侯蕩蕃虜拔鋒燧於
近塞洗腥臊於絕漠黃河九曲爲大國池沼然後拜閶闔
和陰陽炎炎赫赫載勳盟府豈獨擁旄按甲長於一方而
已哉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如智慮短薄無裨絲
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比爲竇車騎刻燕然之石公謂之何
哉載今靂然飛書遠聞伏以冠軍緣公而德彰小子援公
而思勇即託記錄之目輒以葛溪劍志爲名屬事相交關
謹偕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輕用塵忝臨風震悚閣下

或爲休庇若將獻酬張布錦績鋪昳麻枲命使令問訊江君奔走之僕山中茅舍偶自詳憶耳不宣載再拜

贈蘄州盧員外書

去年春三月某有謁暫出蓬戶間適值麾幢將度潯陽嚴太守命某爲貳食之客偶於末席備聆嘉話如和風扇春膏雨潤物眞可愛也玉斝未醉蘭橈遽動襟緒百端鬱鬱不開後有遠役南征千里夏徂冬歸道路蕭條音塵寂滅至此而已今者有襄漢之役實遊郡境誓將維舟泄宣曩懷一昨至蘄陽岸下屬日晏水濶風猛波起帆席張快不

可偃落眄睞失徒煙露蒼茫杳杳馳心悵然憮悰某深山耕漁之人也不求干進貴賤之異何緣區偪竊嚮下風聽君子之議采輿人之誦若將時會踐升朝廷伏知君侯必能明禮樂補教化翊大君於皇極保蒼生於仁壽夫如此則善人國之紀也敢不恭敬乎敢不親愛乎拳拳之衷正在此耳方迫行邁稍趨北路廷賓英華戀慕滋篤李山人丞以藝術日遊門閭問訊所止將欲候起居今故留之用書寫懷其他文一軸蓋執贄也非敢誇也不遺細陋或見光寵但願抵褒漢病夫拂拭耳目而俟之某再拜

寄贈于尚書書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幷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抃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淩雲霄遠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沉謀偉畧洞入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巍巍赫赫聲振寰海斯可謂威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奸臣賊子無萌

芽於禍亂者我尚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其一凡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常談泯泯人世隣乎强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爲千古榮懃懃懇懇正爲此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況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追賞風景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凝襟滯想從兹泄霧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

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箭牘可寄肺腸今如特差祗舍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惟鑒察愚樸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謝李巽常侍書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幷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之後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聞蒙授太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泉諸侯盛禮曲霑固陋思惟腆薄何緣如是五内慙愧彷徨失從某

弱年不自揆妄植強操祖尚名節嘗以爲靜旣砥礪以修
道動即功德以被世故棲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邱壑
而心非長往且山木之挺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
憂士夫之不娶某雖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爲之投誠
一昨候謁盛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瀾畧
顧問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界來變枯槁爲美粹
易荷衣爲簪組起締構於平地生翼羽於雛鷇鴻漸之兆
始於玆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掩山扉別
巖松扶策病僨祗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嘗於甘子堂中

輒以私志上廣視聽嘗恐道有所未立學有所未周遭值
引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斂退以備見聞况江西爲藩鎮
之雄常侍負伊咎之資署置賓佐四方傾耳或主客懸絶
祇取笑焉故斶風斂手不敢上道又某童孺酷嗜山水建
中初與友生數人自岷蜀結心匡廬始至甚病困無以贍
結偶獲一地蓬陋翳薈苟取便易未遑變更含憤不快如
病毒螫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爲某買山號三澗
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絶壑匡廬之左壞褐破袍沛然滿篋
方將面雲峯構草堂咏歌堯舜綢繆松柏報償昔年之志

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胃而無心必當爲谿猨谷鳥側目相視豈止於林慙澗恥而已哉伏惟閣下道極上才之美政布中和之化昭昭德禮攬接士庶凡在草木尚獲暢達區區鄙愫冀見察納某幼小淪賤胄緒逶迤糟心服道年甫強仕比爲四海之諸侯屬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令常侍不問賢否事出沉斷恩寵忽至門户有光銜涕感激不知所措則自茲日至於沒地出於閣下門闌矣菲薄之質巳爲閣下從事矣夫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右也伏計王公大人雅量如淵當見其遐遠樹名異日豈

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特此敢存俯仰旣乞守蓬蓽未獲奔走其官告人馬輩謹並使還府久處荒野詞意疎蕪干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甚

答李巽再請書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巳達任押衙至猥賜書示幷官告衣服等戴荷之至無任下情孟夏漸熱云云即日某侍奉外蒙恩常侍開長者之懷以國士見遇拔自蓬蓽署職拜官手疏纒綿出於濬發古人云屈於不知巳而伸於知巳今常侍知我實獲死所捧讀之次涕

激肝心假如時命不偶溘死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若齒髮猶壯前途未失即立疑之忿庶幾賢達故前啟求息山林更自磨礪報荅之分正在此矣伏惟曲賜鑒察免貽聽熒幸甚幸甚其官告衣服鞍馬等欲留告身爲與職名相聯欲留白衣又與公服同對捨一取一竊未合度謹令並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懇望

荅李巽第三書

專使孟温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諭激切倍劇前書之賜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高就蟻蛭之

卑損折威重一至於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投心服體是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風弊俗之不易邪蹈正是何奸臣賊子之不悛暴畏義君子動氣小人抃手熙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不肖猶夫人也常侍之引遇也如是況今有賢於載者乎是知劇辛趙往鄒衍齊來抑有以也夫丈夫處世誠宜種道德樹勳績頹年急節慨如不及然才短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危三尺童子明詳斯旨伏覽書示閤下又許與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為重器以散木為良材

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前後懇懇少求退息欲磨鈍使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内濯瀉涓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尺圩墁未快乾即閤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懦劣敢希提攜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飽滿耳其昧於機要識且迂疎敢恃深知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歡愉以受賜或固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俟命此進退之分繫於主不繫於客也意有虔切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荅盧大夫書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野人符載再拜頓首上書於觀察使大夫盧公某伏見古人或出以行道或處以向晦皆其德不昧其迹不辱者以其立身之本固動靜之分明也載顧散細之材無榱桷之用違力妄進祇取顛沛故廬山南往有一畝之宅有友生五人切切偲偲更迭鼓琴意者擬立誠絜矩師避地避言之義豈曰嘉隱以干聞達是月二十一日賢都水弟叔姪至止伏奉書諭猥加詞飾捧緘開讀光曜林壑藴蓄慚懼若無憑依伏惟大夫天子碩臣包甫冠申文武皇皇作藩於唐以河海之廣涵游泳之物

曲存惠好俯慰顲頷則士君子相顧而言曰以方伯高明
之尊以野客草茅之賤尚能降損懷抱招納以禮況四方
多士得不望塵欽義奔走於下風者耶方今江湖上接鯨
鯢之地皇帝以襟帶軫慮授大夫以安之恭聞旄鉞之至
也政不煩吏不擾帷幄多賢傑軍旅有敘事黎人熙熙各
遂生性爰及巖谷亦云逍遥是知凡在府蔭孰不幸甚載
誠宜被荷服躡芒屩拜跪於旌戟之下常以山中氣寒嬰
内藏之病高風揺落寖欲增劇未申悃欵良用震恐候羸
形支持堪自輿運端神肅氣側聽精微之論伏惟少賜鑒

燭以達愚悃幸甚幸甚不宜載再拜

從樊漢南爲鹿門處士求修墓箋

廬山山人符載頓首頓首死罪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靈含粹伏儒傑立文寶貴重價吞連城一旦殞落門允陵茂吁嗟邱隴頽陷荒圃形或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辦覺佛寺峴首亭恭覩明公垂意拳拳將墓文表隨封起窀穸閣境搢紳暨閭嘉聲風動興感偕至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流今閣下外迫軍旅程使之劇內勞

賓客俯仰之勤韋耗埕歲未遑指顧嘗恐旦夕飛踐廊廟
纏綿深旨鬱紆不寫則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
好事者乘而射之孤負夙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覆乎
草木除惡彰善發於鄉黨割省庶務凝神晷刻聆睞官屬
望則疑首尾實足以副士林之翹翹慰羇魂之冥冥事關
教化不主名譽伏惟慮之始終之幸甚幸甚